

儿童青少年欺凌与自杀风险的关系 ——抑郁症状的中介作用和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

刘琪娇¹, 陈志伟², 阳静³, 袁梓皓¹, 尚睿哲¹, 喻斓¹, 杨舒羽¹, 黄小芳², 江秀², 刘巧兰¹

1.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 华西第四医院 健康行为与社会医学系, 四川 成都 610041;

2. 成都市郫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 成都市郫都区红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摘要:目的 探讨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在欺凌与自杀风险之间的中介作用, 并分析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 抽取成都市郫都区 20 所中小学共 16 388 名学生, 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中介作用及有调节的中介作用。结果 研究对象中 28.5% 卷入了欺凌, 29.2% 具有较高的自杀风险。欺凌与自杀风险之间的直接效应为 0.154 (95%CI: 0.136 ~ 0.173, $P < 0.001$), 抑郁症状在两者之间的中介效应为 0.164 (95%CI: 0.153 ~ 0.175, $P < 0.001$); 情绪智力对中介路径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在低情绪智力水平下, 中介效应 (欺凌 → 抑郁症状 → 自杀风险) 为 0.157 (95%CI: 0.144 ~ 0.169), 而在高情绪智力水平下, 中介效应为 0.114 (95%CI: 0.103 ~ 0.126)。结论 儿童青少年欺凌与自杀风险之间呈正向关联, 欺凌可通过抑郁症状间接影响自杀风险, 而情绪智力负向调节抑郁症状的中介作用。缓解抑郁症状并提升情绪智力, 是一种降低欺凌对儿童青少年心理与行为健康不良影响的干预思路。

关键词: 儿童青少年; 欺凌; 自杀风险; 中介作用; 调节作用

中图分类号: R749.9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8507(2025)09-1606-06

DOI: 10.20043/j.cnki.MPM.20241131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llying and suicide risk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depression symptom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LIU Qi-jiao*, CHEN Zhi-wei, YANG Jing, YUAN Zi-hao, SHANG Rui-zhe, YU Lan, YANG Shu-yu, HUANG Xiao-fang, JIANG Xiu, LIU Qiao-lan

*Department of Health Behavior and Social Medicine, West China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ichuan University / West China Fourth Hospital, Chengdu, Sichuan 61004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depression symptom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llying and suicide risk, and to analyz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Methods** A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employed to select 16 388 students from 20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Pidu District of Chengdu, who completed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established to test the mediating and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s. **Results** Among the participants, 28.5% were involved in bullying, and 29.2% exhibited a high risk of suicide. The direct effect between bullying and suicide risk was 0.154 (95%CI: 0.136–0.173, $P < 0.001$), whil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epression symptoms was 0.164 (95%CI: 0.153–0.175, $P < 0.001$). Emotional intelligence negatively moderated the mediating pathway: at low level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he mediating effect (bullying → depression symptoms → suicide risk) was 0.157 (95%CI: 0.144–0.169), whereas at high level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he mediating effect was 0.114 (95%CI: 0.103–0.126). **Conclusion** There is a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bullying and suicide risk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bullying indirectly influencing suicide risk through depression symptoms. Additionally, emotional intelligence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epression symptoms. Interventions aimed at alleviating depression symptoms and enhancing emotional intelligence may be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mitigat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bullying on 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health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Keywords: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Bullying; Suicide risk; Mediating effect; Moderating effect

儿童青少年自杀问题已成为社会重大的公共卫

生挑战。研究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的自杀发生率逐年上升,3.5%的儿童青少年曾报告自杀未遂,6.4%曾有自杀计划,15.4%曾考虑过结束生命^[1]。儿童青少年经历着生理功能和社会关系的波动与变化,但认知上

基金项目:成都市郫都区心理健康调查项目基金(H230802)

作者简介:刘琪娇(1998—),女,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健康相关行为

通信作者:刘巧兰, E-mail: liuqiaol@scu.edu.cn

的限制促使他们对于外部刺激的反应更尖锐^[2]。尤其在面临欺凌时,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欺凌者,都可能出现心理与行为问题^[3]。随着网络普及,欺凌不仅限于校园,还在网络上蔓延^[3],并可能导致抑郁^[4]、自我伤害^[5],甚至自杀^[5]。因此,减少欺凌,并关注其对心理与行为健康的影响,可能会有利于降低儿童青少年自杀风险。

根据情绪调节理论,行为是情绪调节的结果^[6]。欺凌包含了语言欺辱、身体伤害、关系排挤等负性伤害,可能会使儿童青少年产生焦虑、抑郁等负向情绪,以抑郁最为严重^[4]。有抑郁症状的儿童青少年通常情绪调节能力较差^[7]。情绪智力,是人们对自我和他人情绪感知、理解、调控和运用的能力^[8]。情绪智力水平较低的儿童青少年,无法有效调节负向情绪,会倾向采取自我伤害等不良应对方式^[7]。国外一项综述研究指出,抑郁症状可能在欺凌和自杀意念或企图之间起中介作用^[9]。同时,国内研究表明,当控制抑郁症状的影响后,情绪智力是网络欺凌受害青少年自杀行为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10]。这些发现提示,情绪智力可能会影响青少年欺凌、抑郁症状和自杀风险之间的关系。然而,现有研究少有同时关注欺凌与被欺凌者,对传统欺凌与网络欺凌也缺少综合考虑,尽管指出了情绪智力的预测作用,但对于其影响欺凌、抑郁症状和自杀风险之间关系的强度或方向未有充分探讨。

综上,本研究旨在探讨儿童青少年欺凌与自杀风险的关系,并假设抑郁症状在其中起中介作用,而情绪智力在各路径中起调节作用,以期为改善儿童青少年的心理与行为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3年6—8月,以成都市郫都区为调查点,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进行抽样。首先按照学校性质(公立、私立)和城乡分布(城区、郊区)两因素,将69所中小学分为4个层次,然后根据学习阶段(小学、初中、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将各学校的学生分为104个整群。在每个层次内,按照5:1的比例进行整群随机抽样,最后从20所学校中抽取了16482名学生进行横断面现场问卷调查,所有参与者及其监护人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6388份,有效率为99.4%。本研究通过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华西公共卫生学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件号:Gwll2023133)。

1.2 调查工具 通过回顾文献,本研究设计了自编问卷,涉及学生的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年级、留守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学习成绩等)及心理、行为状况。

1.2.1 欺凌 参考既往研究^[11],并通过专家评估确认

量表的内容效度,从校园欺凌和网络欺凌两个方面测量最近半年的欺凌情况。校园欺凌通过“你是否遭遇过被同学欺负”“你是否欺负过同学”进行调查;网络欺凌通过“你是否被人在网上辱骂诋毁”“你是否在网上辱骂诋毁过别人”进行调查。均采用6级评分(0=没有、1=一次或两次、2=两次或三次、3=一个月一次、4=大约一周一次、5=一周几次)。该部分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605,信度可接受^[12]。

1.2.2 自杀风险 采用自杀行为问卷-修订版(SBQ-R)评估自杀风险^[13]。该量表总分范围为3~18分,总分越高表示自杀风险越高^[14]。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839,信度良好。

1.2.3 抑郁症状 采用6条目Kutcher青少年抑郁量表(KADS-6)来测量最近一周的抑郁症状^[15]。该量表总分为0~18分,总分越高表明抑郁症状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846,信度良好。

1.2.4 情绪智力 通过WLEIS量表测量情绪智力^[16]。该量表总分范围为7~112分,总分越高代表情绪智力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898,信度良好。

1.3 质量控制 在正式调查前,进行了一次预调查,共回收问卷38份,根据学生对调查内容的理解修订了问卷。调查员及教师在调查前接受了培训,确保对问卷填写问题中性解答,在调查结束后现场密封所有问卷。数据录入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随机抽取5%的问卷进行双录入核查,错误率控制在0.8%以内。

1.4 统计分析 使用SPSS 26.0进行初步分析,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然后采用频数(%)、(均数 \pm 标准差)来描述社会人口学特征和研究变量,并通过 t 检验和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特征下研究变量的差异。控制相关变量后,对研究变量进行偏相关分析。使用AMOS 26.0构建中介模型,并根据 $\chi^2/df \leq 5.0$ 、拟合优度指数(GFI) > 0.900 、比较拟合指数(CFI) > 0.900 、Tucker-Lewis指数(TLI) > 0.900 、标准化拟合指数(NFI) > 0.900 、根均方误差(RMSEA) < 0.08 的标准评价模型拟合度^[17]。使用最大似然(ML)方法估计参数,并通过bootstrap抽样法(5000次)计算标准误和95%置信区间(CI)。使用Mplus 8.3,将所有变量标准化后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最后,根据Hayes和Rockwood提出的J-N法^[18],使用R 4.4.2绘制随调节变量变化的条件效应及其95%置信带。双侧检验,检验水准 $\alpha=0.05$ 。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将研究变量的所有项目纳

入探索性因子分析,查看因子旋转前的结果,发现有 7 个特征根>1 的因子,第一个公因子解释了 26.22% 的总方差,低于警戒解释率 40%^[19],因而可以认为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本研究共纳入 16 388 名研究对象,其中男生 8 342 人,占 50.9%,女生 8 046 人,占 49.1%;年龄范围为 8~22 岁,平均年龄为 (14.7±2.3)岁;4 674 人(28.5%)卷入了欺凌(报告过

欺凌或被欺凌),其中仅为欺凌受害者 2 719 人(16.6%),仅为欺凌者 617 人(3.8%),既是受害者又是欺凌者 1 338 人(8.2%);4 784 人(29.2%)具有较高的自杀风险(SBQ-R 得分≥7^[20])。单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男生、家庭经济状况为贫穷的学生、小学生、留守学生和学习成绩差的学生更容易卷入欺凌,而女生、家庭经济状况为贫穷的学生、初中生、留守学生和学习成绩差的学生自杀风险更高。见表 1。

表 1 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及研究变量的单因素分析[n(%),($\bar{x}\pm s$)]

Table 1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participants and un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bles [n(%),($\bar{x}\pm s$)]

变量	总样本 (n=16 388)	欺凌	t/F 值	情绪智力	t/F 值	抑郁症状	t/F 值	自杀风险	t/F 值
性别									
男	8 342(50.9)	0.86±1.92	12.455***	75.65±15.77	19.251***	2.66±3.04	-16.933***	4.95±2.88	-22.166***
女	8 046(49.1)	0.54±1.35		72.45±14.85		3.52±3.47		6.05±3.46	
家庭经济状况									
富裕	1 619(9.9)	0.87±1.94 ^a	58.347***	79.66±16.45 ^a	155.378***	2.81±3.34 ^a	141.039***	5.46±3.37 ^a	56.830***
一般	12 953(79.0)	0.63±1.52 ^b		73.86±14.97 ^b		2.95±3.15 ^a		5.39±3.13 ^a	
贫穷	1 816(11.1)	1.04±2.25 ^c		70.66±16.20 ^c		4.29±3.88 ^b		6.25±3.65 ^b	
学习阶段									
小学	2 340(14.3)	1.12±2.02 ^a	89.829***	77.50±17.30 ^a	87.991***	2.17±2.89 ^a	73.579***	4.97±3.07 ^a	53.468***
初中	4 183(25.5)	0.77±1.75 ^b		73.40±15.92 ^b		3.11±3.46 ^b		5.96±3.54 ^b	
普高	4 152(25.3)	0.43±1.34 ^c		75.58±14.02 ^c		3.34±2.99 ^b		5.51±3.02 ^c	
职高	5 713(34.9)	0.68±1.63 ^b		72.07±14.80 ^d		3.24±3.44 ^b		5.35±3.13 ^d	
留守情况									
未留守	12 792(78.1)	0.66±1.58	-5.861***	74.72±15.42	10.127***	2.90±3.15	-13.089***	5.39±3.15	-7.432***
留守	3 596(21.9)	0.85±1.94		71.78±15.12		3.71±3.65		5.84±3.44	
学习成绩									
差	5 222(31.9)	0.85±1.86 ^a	30.676***	69.19±15.26 ^a	582.193***	3.83±3.69 ^a	211.121***	6.00±3.53 ^a	99.183***
中	7 446(45.4)	0.62±1.55 ^b		74.53±14.46 ^b		2.80±3.04 ^b		5.20±3.01 ^b	
好	3 720(22.7)	0.65±1.59 ^b		80.03±15.20 ^c		2.59±2.96 ^c		5.36±3.09 ^b	

注:欺凌为四个测量条目的总分;***P<0.001;^{abcd}多重比较(Bonferroni 校正),字母不同表示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反之则无统计学意义。

根据上述单因素分析结果,性别、学习阶段、家庭经济状况、留守情况及学习成绩等社会人口学变量的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为了控制这些变量的干扰,将它们纳为控制变量,并对主要研究变量进行偏

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欺凌各维度、抑郁症状和自杀风险之间均呈正相关,而情绪智力与欺凌各维度、抑郁症状和自杀风险均呈负相关。

表 2 研究变量的偏相关分析

Table 2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research variables

变量	1	2	3	4	5	6	7	
1.被校园欺凌	0.26±0.75	1.00						
2.被网络欺凌	0.23±0.70	0.32***	1.00					
3.校园欺凌	0.09±0.41	0.31***	0.22***	1.00				
4.网络欺凌	0.12±0.55	0.13***	0.48***	0.27***	1.00			
5.情绪智力	74.08±15.41	-0.10***	-0.08***	-0.08***	-0.06***	1.00		
6.抑郁症状	3.08±3.29	0.21***	0.24***	0.12***	0.12***	-0.26***	1.00	
7.自杀风险	5.49±3.22	0.20***	0.24***	0.11***	0.12***	-0.26***	0.55***	1.00

注:1~4 分别为欺凌的四个测量条目分数;已控制变量性别、家庭情况、学习阶段、留守情况、学习成绩;***P<0.001。

2.3 抑郁症状在欺凌与自杀风险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标: $\chi^2/\nu=35.066$,GFI=0.991,TLI

=0.915, CFI=0.963, NFI=0.962, RMSEA=0.046, 考虑到样本量较大, 即使: $\chi^2/df > 5.0$, 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模型拟合度良好。中介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中介路径效应 (欺凌→抑郁症状→自杀风险, $\beta=0.164, P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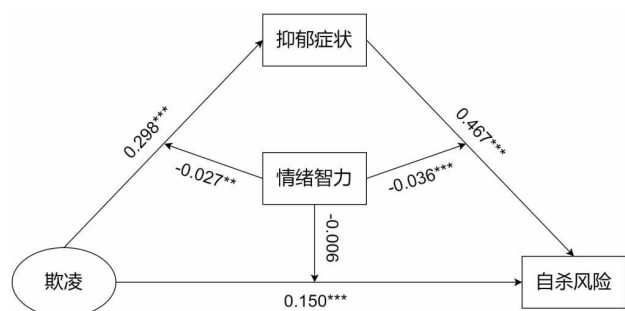
0.001) 具有统计学意义, 占总效应 ($\beta=0.318, P < 0.001$) 的 51.5%。这表明抑郁症状在欺凌与自杀风险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表 3 中介模型的路径效应

Table 3 Path effects of the mediation model

路径	未标准化效应值 B	标准误	标准化效应值 β (95%CI)	P 值
直接路径				
欺凌→抑郁症状	2.446	0.011	0.329(0.307 ~ 0.350)	<0.001
抑郁症状→自杀风险	0.489	0.007	0.499(0.485 ~ 0.512)	<0.001
欺凌→自杀风险	1.125	0.010	0.154(0.136 ~ 0.173)	<0.001
间接路径				
欺凌→抑郁症状→自杀风险	1.197	0.005	0.164(0.153 ~ 0.175)	<0.001
总效应	2.322	0.011	0.318(0.297 ~ 0.339)	<0.001
测量模型				
欺凌→被校园欺凌	1.000	0.017	0.590(0.558 ~ 0.624)	<0.001
欺凌→被网络欺凌	0.902	0.016	0.571(0.540 ~ 0.602)	<0.001
欺凌→校园欺凌	0.503	0.015	0.540(0.512 ~ 0.570)	<0.001
欺凌→网络欺凌	0.555	0.013	0.443(0.418 ~ 0.468)	<0.001

2.4 有情绪智力调节的中介作用 纳入情绪智力为调节变量后,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 AIC 为 236 376.846, 较中介模型的 AIC(236 692.723)降低了 315.877, 表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拟合良好。如图 1 所示, 情绪智力对欺凌→抑郁症状路径($\beta=-0.027, P < 0.01$)、抑郁症状→自杀风险路径($\beta=-0.036, P < 0.001$)具有调节作用, 但对欺凌→自杀风险路径无调节作用($\beta=-0.006, P > 0.05$)。



注:模型调整了性别、家庭经济状况、留守情况、学习阶段和学习成绩;欺凌为潜变量;*** $P < 0.001$, ** $P < 0.01$ 。

图 1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Figure 1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在低情绪智力水平下($\bar{x}-s$), 中介效应(欺凌→抑郁症状→自杀风险)为 0.157(95%CI:0.144 ~ 0.169); 在中等情绪智力水平下 (\bar{x}), 该中介效应为 0.135 (95%CI:0.126 ~ 0.144); 在高情绪智力水平下($\bar{x}+s$), 该中介效应为 0.114(95%CI: 0.103 ~ 0.126)。这表明中介效应随情绪智力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弱。

图 2A、B 分别直观展示了欺凌→抑郁症状路径和抑郁症状→自杀风险路径随情绪智力水平变化的条件效应及其 95%CI。结果显示, 情绪智力水平越高, 条件效应越低, 且 95%CI 均不包括 0, 表明情绪智力在各水平下均可调节欺凌与抑郁症状、抑郁症状与自杀风险的关联。

3 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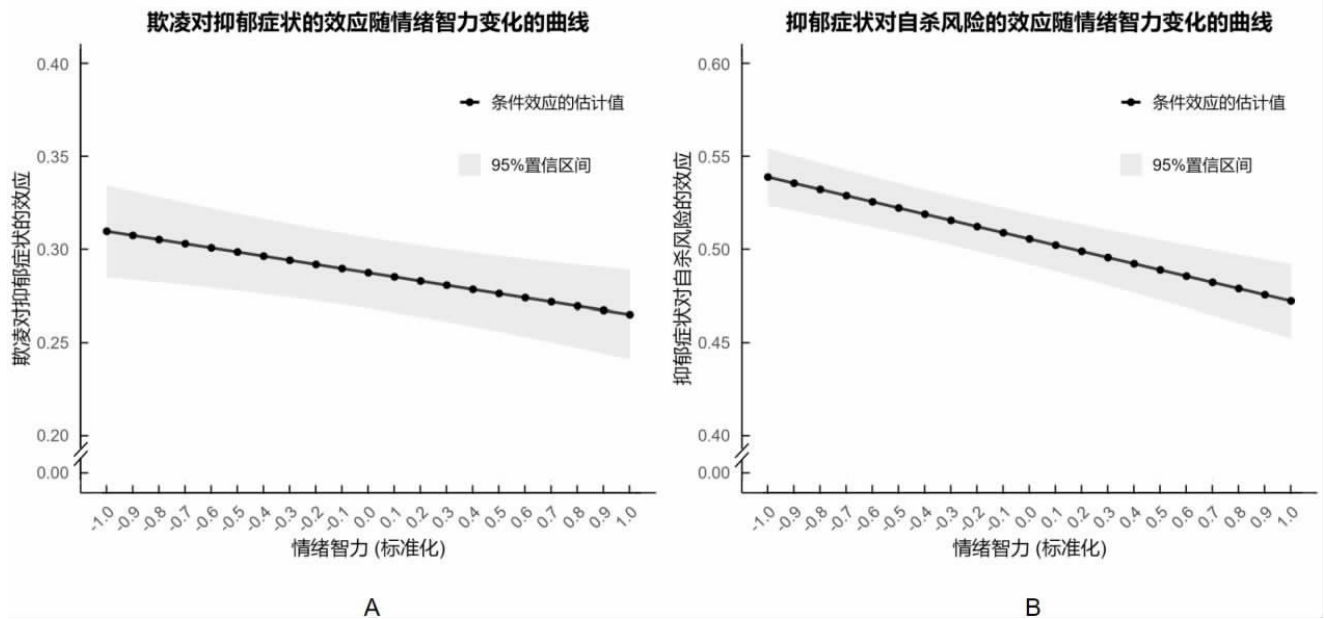
本研究基于大样本的横断面调查, 探讨了儿童青少年欺凌与自杀风险之间的关系, 并验证了抑郁症状的中介作用。同时, 情绪智力对抑郁症状的中介作用可进行负向调节, 即儿童青少年的情绪智力越高, 欺凌对抑郁症状的作用越弱, 抑郁症状对自杀风险的影响也越小。

3.1 欺凌与自杀风险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 28.5%的儿童青少年卷入了欺凌, 29.2%具有较高的自杀风险, 这与既往研究的结果接近^[21-22]。同时, 无论是校园欺凌还是网络欺凌, 受害、欺凌或是两者兼有, 都与自杀风险呈正相关, 这与以往研究的结论也一致^[9]。生理上, 儿童青少年正处于生理状态快速变化的阶段, 欺凌可能导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障碍, 从而增加自杀风险^[11]。同时, 根据暴力循环理论, 欺凌受害可能会引起外化问题^[23], 加剧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 甚至产生自杀意念。

3.2 抑郁症状的中介作用 研究表明, 抑郁症状在欺凌与自杀风险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即欺凌可能会提高抑郁症状水平, 而高抑郁症状水平会增加自杀

风险,这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保持一致^[4,9,14]。卷入欺凌意味着社交与人际关系受损,促使抑郁等负向情绪的产生,认知受限的儿童青少年可能会将自杀视为减少极度痛苦和自责的一种应对策略,从而增加了自杀风

险^[2]。因此,若欺凌已经发生,教育者应关注儿童青少年的心理状态,帮助其正确地缓解抑郁症状、提升认知水平及改善人际关系,以降低自杀风险。



注:调整了性别、家庭经济状况、留守情况、学习阶段和学习成绩;情绪智力为标准化变量。

图 2 不同情绪智力水平下的条件效应

Figure 2 Conditional effect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3.3 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情绪智力在欺凌、抑郁症状与自杀风险之间的关系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卷入欺凌的儿童青少年更倾向抑制自己的情绪^[23],情绪智力水平较低。当情绪智力低下的儿童青少年挣扎于负性生活事件如欺凌,或压倒性的不良情绪如抑郁症状时,可能会选择不良的应对机制^[24],更容易产生自杀的意念或企图。已有研究表明,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能有效缓解抑郁症状、降低自我伤害频率,进而降低自杀风险^[25]。因此,对于卷入欺凌的儿童青少年,应采取干预措施以发展情绪智力,有助于减少抑郁症状,最终降低自杀风险。

综上所述,儿童青少年欺凌与自杀风险之间呈正向关联,同时欺凌可通过抑郁症状间接影响自杀风险,而情绪智力则通过负向调节抑郁症状的中介效应来减少自杀风险。这提示我们,当针对欺凌的干预措施效果不理想时^[26],减少抑郁症状并提升情绪智力,可能是降低欺凌对儿童青少年心理与行为健康不良影响的干预思路。此外,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虽是基于大样本分析,但采样点只是一个区县,对于中国儿童青少年的代表性有限,未来研究需要扩充采样点;其次,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虽然调查的时间尺度有时序,但仍需纵向设计的研究进行验证;最后,本研究中“欺凌”的测量是参照文献自行设

计的条目,未来研究中应使用标准化测量量表。

利益冲突声明 本研究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Chang Q, Shi Y, Yao S, et al. Prevalence of suicidal ideation, suicide plans, and suicide attempts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under 18 years of age in mainland Chin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Trauma, Violence & Abuse, 2024, 25 (3): 2090-2102.
- [2] Miller AB, Prinstein MJ. Adolescent suicide as a failure of acute Stress-Response systems [J].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19, 15: 425-450.
- [3] Cha CB, Franz PJ, M Guzmán E, et al. Annual research review: suicide among youth—epidemiology, (potential) etiology, and treatment [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and Allied Disciplines, 2018, 59(4): 460-482.
- [4] Hu Y, Bai YP, Pan YG, et al.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A meta-analysis [J]. Psychiatry Research, 2021, 305: 114198.
- [5] John A, Glendenning AC, Marchant A, et al. Self-Harm, suicidal behaviours, and cyberbullying in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systematic review [J].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018, 20 (4): e129.
- [6] Gratz KL, Roemer L.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dysregulation: development, factor structure,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EB/OL]. [2025-04-02].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23/B:>

- JOBA.0000007455.08539.94.
- [7] Dochnal RB, Vetró ú, Kiss E, et al. Emotion regulation among adolescents with pediatric depression as a function of anxiety comorbidity[J].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2019, 10: 722.
- [8] Law KS, Wong CS, Song LJ. The construct and criterion validity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its potential utility for management studies [J]. *Th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4, 89(3): 483–496.
- [9] Hong JS, Kral MJ, Sterzing PR. Pathways from bullying perpetration, victimization, and bully victimization to suicidality among School-Aged youth: a review of the potential mediators and a call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J]. *Trauma, Violence & Abuse*, 2015, 16(4): 379–390.
- [10] Chaudhry AK. 网络欺凌与自杀意念的关系:情绪智力作为中介变量[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21.
Chaudhry AK. Relationship between cyber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s a mediator [D]. Changchu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2021.(In Chinese)
- [11] Koyanagi A, Oh H, Carvalho AF, et a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suicide attempt among adolescents aged 12–15 years from 48 countries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2019, 58(9): 907–918.e4.
- [12] Sim J, Wright CC. Research in health care: concepts, designs and methods [EB/OL]. [2025-04-02].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pri.233>.
- [13] Osman A, Bagge CL, Gutierrez PM, et al. The suicidal behaviors Questionnaire-Revised (SBQ-R): validation with clinical and nonclinical samples[J]. *Assessment*, 2001, 8(4): 443–454.
- [14] 汪海燕,马林山,白春明. 心理应激水平在抑郁焦虑症状与自杀风险之间的中介作用 [J]. *实用预防医学*, 2023, 30(7): 865–868.
Wang HY, Ma LS, Bai CM.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level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toms and suicide risk [J]. *Practical Preventive Medicine*, 2023, 30(7): 865–868.(In Chinese)
- [15] Brooks SJ, Krulwicz SP, Kutcher S. The kutcher adolescent depression scale:assessment of its evaluative properties over the course of an 8-week pediatric pharmacotherapy trial [J]. *Journal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pharmacology*, 2003, 13(3): 337–349.
- [16] Wong CS, Law KS. The effects of leader and followe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n performance and attitude: An exploratory study[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02, 13(3): 243–274.
- [17] Mcdonald RP, Ho MHR.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repor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analyses[J]. *Psychological Methods*, 2002, 7(1): 64–82.
- [18] Hayes AF, Rockwood NJ. Regression-based statistical mediation and moderation analysis in clinical research: Observations, recommend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J].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17, 98: 39–57.
- [19] Podsakoff PM, MacKenzie SB, Lee JY, et al.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J]. *Th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3, 88(5): 879–903.
- [20] Tang WJ, Zhao JD, Lu Y, et al. Suicidality, posttraumatic stress, and depressive reactions after earthquake and maltreatment: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of a random sample of 6132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18, 232: 363–369.
- [21] 杨瑞希,唐程梦,张铭,等. 中国西部青少年欺凌与自杀倾向的关系:焦虑的中介作用和孤独感的调节作用[J]. *现代预防医学*, 2023, 50(12): 2172–2178.
Yang RX, Tang CM, Zhang M, et al. Bullying and suicidality among adolescents in western China:the mediating role of anxiety and moderating role of loneliness[J]. *Modern Preventive Medicine*, 2023, 50(12): 2172–2178.(In Chinese)
- [22] 郝阳,乔慧芬,史晓蒙,等. 生活事件与青少年自杀风险的关系及链式中介调节机制 [J].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2023, 24(10): 1026–1032.
Hao Y, Qiao HF, Shi XM,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events and suicide behaviors in adolescents and the chain intermediary effects [J]. *China Preventive Medicine*, 2023, 24 (10): 1026–1032. (In Chinese)
- [23] 刘晨旭,赵献梓. 欺凌受害对初中生外化问题的影响:一项短期追踪研究[J]. *心理技术与应用*, 2024, 12(5): 273–282.
Liu CX, Zhao XZ. The impact of bullying victimization one externalizing problems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a short-term follow-up study [J]. *Psychology: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2024, 12(5): 273–282.(In Chinese)
- [24] Nock MK. Why do People Hurt Themselv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Nature and Functions of Self-Injury [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18(2): 78–83.
- [25] 黄春梅. 情绪调节策略对抑郁障碍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及睡眠的影响[J]. *世界睡眠医学杂志*, 2024, 11(3): 493–495.
Huang CM.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o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behavior and sleep in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s [J]. *World Journal of Sleep Medicine*, 2024, 11 (3): 493–495.(In Chinese)
- [26] Ng ED, Chua JYX, Shorey S.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s on traditional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Trauma, Violence & Abuse*, 2022, 23(1): 132–151.

收稿日期:2024-11-18

(上接第 1599 页)

- Li S, Zhang SX, Zhang SS, et al.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among adolescents: unique and differential effects [J].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24, 32(2): 356–360.(In Chinese)
- [30] 田奔奔,孙焱. 体育专业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冗思倾向在歧视知觉与焦虑情绪关系间的纵向作用 [J]. *中国学校卫生*, 2024, 45(5): 674–678.
Tian BB, Sun Y. Core self-evaluations and redundant thinking among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students: the longitudinal effects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on anxiety [J]. *Chinese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2024, 45(5): 674–678.(In Chinese)

收稿日期:2024-10-19